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李坤
伞花盛开

雨终于被盼了下来,小区里的孩子们哪里去理会雨滴的大小,擎着伞欢腾地冲进了雨中,谈笑风生、追逐嬉闹声让空寂的小区广场瞬间沸腾起来。孩子们各色各样的伞在雨幕中宛若一朵朵盛开的莲花,伴着地面的涟漪荡漾开去。

小时候生活拮据,记忆里我家第一把伞是一把油布黑伞,木质的伞柄和伞骨黝黑锃亮都起了包浆。在雨中时间一长水会湿透伞布顺着伞骨流下来,每次撑着就感觉特别重。

这把伞太重,式样又老,经常受到小伙伴们的揶揄,他们还会故意学我在雨中逆风行走步履蹒跚的模样,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此后雨天我就很少再去用这把伞,快速地跑回家,全然不顾自己被淋得落汤鸡一般。每次我总是再三拒绝带上这把伞,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,我才极不情愿地把伞带着,半路又偷偷藏到路边的草垛里,放学顺路再带回家。有一次藏伞的草垛被卖了,父亲走了30多里路,答应给二斤烟叶好不容易才把伞要了回来,因为这事我被父亲狠狠地揍了一顿。

记得很清楚,父亲当时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这把伞不一般的经

历。父亲三十多岁外出打工,有一次一位工友切红薯干时出了意外,手指肚被削去了一块,深可见骨,父亲第一时间送工友去了医院。路上担心中暑,撑的就是工友的这把伞,后来分别的时候工友把这把伞送给了父亲。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,眼睛里流淌着明亮的光彩。

这件事以后,父亲给我另买了一把铁柄的伞,说是买其实是在修伞的那儿淘来的一把旧伞。这把二手伞看着还挺不错,深蓝色的暗格伞布,中空铁质的弯手柄,擎在手里轻快便捷,伞骨打开合上非常顺滑。父亲还细心地在伞柄上缠了一层深颜色的线,一头还结成一个活扣,方便我在用伞的时候套在手腕上。有一次雷雨,我把伞借给远路的同学,自己回家全身湿透了,担心被父亲责骂,没成想他却很是表扬了我一番。“要与人为善。”第一次,从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父亲口中听到这个词,当时我更多的是诧异。

再怎么小心翼翼地使用也抵不过岁月的侵蚀,这把伞伴随了我四个春秋便“光荣退休”。首先是伞布破裂,继而是伞骨锈透断了两根,剩下的伞骨耷拉着再也撑不起来了。四年中,我借给同学用五次、修了三次,这把伞完成使命消失在了时间的长河里。说她完成使命,是因为我

到镇上读中学了,住校用伞的地方少,另外这种伞太大太笨拙不方便收在壁橱里。住校期间,基本没有用到雨伞,偶尔用过几次,也是借同学的。在外就读期间,“雨伞情”伴随着我们慢慢长大。几年中,从三折到多折伞、半自动伞、全自动伞,我都使用过。最有趣的事情,莫过于一位同学用直径三米的大遮阳伞,母鸡护鸡般带着一群同学打打闹闹去了餐厅。

工作了,父亲送给我一把自动伞,崭新锃亮的不锈钢伞柄在他沟壑纵横的手上显得越发突兀。父亲在田里常年劳作的手布满了老茧,递过来的时候微微颤抖。“这是我最后一次送给你伞,以后的人生道路你要自己去走,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人,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!”父亲的殷殷期望,至今还在我的耳畔萦绕。

“这‘伞花’真漂亮!”小区广场边一位老人情不自禁地称赞道。我的思绪也瞬间从记忆中苏醒。我心里悸动着,想立刻回家把父亲送我的那把珍藏了多年的伞拿出来,好好地给儿子看一看,给他讲一讲我们家关于伞的故事。我也希望,儿子能够像我们一样,讲好我们家“伞的故事”。



记得童年时一个春天的傍晚,下班的父亲拿了一盆植物回家,只见那植物如一棵草一般,那么纤弱和不起眼,细细的枝上有几片小羽毛般的叶子,像小扇子一样,怯生生地伸展着。父亲看我爱搭不理的样子,便用手轻轻触碰了一片叶子,它的小叶片立刻合拢,紧接着茎叶就会垂下来,感觉很“怕羞”的样子,就像腼腆的少女不敢抬起头一样。我顿时来了兴趣。过了一会儿,那叶片又恢复了原状。父亲告诉我这植物的名字就叫含羞草,我们随即把它栽种在院子里。

那株小小的含羞草随遇而安,移居院子后并没有水土不服,长势也不错。一个多月后,它欣欣然地长出了两枝新叶。看着它焕发着盎然生机,我便在看书、做作业后的闲暇时间去逗弄它。我用手轻轻触碰它的叶片,它的叶柄开始弯曲,叶片缓缓关闭,害羞似地垂下了头。如果用力大些,它面对突袭,合拢的速度也会加快。多次尝试后,它也慢慢适应了,防守速度减弱了,闭合起来也是慢条斯理。如果我们继续逗弄,接连不断地刺激它的叶子,它就产生“厌烦”之感,懒得理你了,不再发生任何反应。而过了段时间,再次去触碰它,它依旧重复着前面的动作,看着它那弱不禁风的害羞样子,令人心生怜悯,真是:“顾影谁怜风拭泪,卷帘素面为君羞。”

后来,我仔细观察发现含羞草叶片的舒展与闭合也是有一定规律的。白天舒展叶片,阳光越猛它张得越开;天色渐晚,它就缓缓收拢叶片;阴天雨天更是闭合起来,不愿张开。如此看来,含羞草并不是无知无觉的草木,还真是一种很有灵性的植物。

那年盛夏的一个早晨,我刚起来,忽然发现含羞草居然也开花了,拇指大的一团,圆圆的、绒绒的粉红色花球,或隐或现在叶片中摇曳,低调而不张扬,在露水的滋润下显得恬静清秀、楚楚动人。有诗云:“脉脉含羞渡余晖,恰似西施初出闺。梨花带雨娇不那,芊芊一枝弄翠薇。”诗句把含羞草的纤姿、花儿的娇俏描摹得惟妙惟肖。含羞草是一边开花一边结果,它的果实团团围在一起,外面也是布满了毛刺。扁平的荚果开始是嫩绿的,慢慢变成浅棕色,最后成熟时成了深棕色或黑色。

含羞草深得文人的喜欢,童心未泯的文坛老顽童汪曾祺喜欢在闲暇之余逗弄含羞草,他在《花园》中写道:“我爱逗弄含羞草。触遍所有叶子,看都合起来了,我自低头看我的书,偷眼瞧它一片片的开张了,再猝然又来一下。他们都说这是不好的,有甚么不好呢。”读来让人捧腹,他真是一个有趣又可爱的老头。

清代诗人张若靛为含羞草而赞:“萱花自昔可忘忧,小草如何却解愁。为语世人休怪谗,风情太甚要含羞。”花草亦有情,明事理,知自尊。梁实秋的《生活不过如此》中这样写道:“一株小小的含羞草,尚且不是完全的‘忽忽不知,懒而不觉’,若是人而不如小草,羞!羞!羞!”草木亦知羞,那是一种高尚的品德,能发人自省,能催人奋进。做人就要像含羞草那样,不张扬、知廉耻、对国家和社会有用。

“小小一株含羞草,自开自落自清高,她不是存心骄傲,只为了,只为了美丽情操……”娇羞的含羞草轻摇着妩媚动人的身姿,从我的记忆深处款款走来。



徐楠
有草名含羞

我的随身电子秤

王来勇

日常生活中,我常备有一台电子秤,不仅是日常购物的辅助工具,更成为了检验诚信的试金石,它静静地记录着每一次交易背后的故事,映照出一个又一个关于公平与正义的微观事例。

去年春节,雪花如同细腻的羽毛,轻轻飘落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在我所住小区西门的拐角处,寒风中,一位卖葱的生意人的叫卖声在寂静的雪夜显得格外响亮。出于对这份艰辛的理解与同情,我和几位路人纷纷上前购买,希望能帮他“早归”。然而,当那份满载温情的10斤葱在我的电子秤上显示只有8.2斤时,我的心仿佛也被冰雪所覆盖。那份原本应该属于节日的喜悦,就这样被缺斤少两的现实无情地撕裂。

自那以后,这台电子秤便成了我背包中的常客,伴随我穿梭在繁忙的街道与熙攘的市场之间。每当夏日炎炎,时令水果蔬菜如潮水般涌入市场,我也随之遭遇了一次次的缺斤少两。购了个西瓜少了半斤,番茄、豆角、黄瓜、茄子、苋菜等也未能幸免。有时候,为了避免尴尬,我会在人群稀少的角落悄悄称重,若发现问题,再带着秤回到摊位前,以平和的语气提醒卖家。那次购买蓝莓的经历尤为难忘,卖家满脸自信地宣称自己的信誉无可挑剔,然而在我的电子秤面前,那份自信瞬间化为泡影。

这台电子秤,虽小巧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,它不仅称出了商品的真实重量,更称出了人性的光辉与阴暗。然而,我并不因拥有这台电子秤而对每一次购物都心存猜疑。相反,我更愿意在交易前友善地提醒卖家:“请确保称量准确,因为我随身携带着电子秤。”或是说:“我不愿占你的便宜,只希望你能给予公平。”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,唤醒卖家的良知,让诚信与公平在每一次交易中得以体现。

随身的电子秤,是我守护自身权益的盾牌,也是我对诚信与公平的执着坚守。它时刻提醒着我,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,我们不能对不公与欺诈视而不见,不能对诚信的缺失习以为常。

让我们携手,将诚信视为立身之本,用内心的那杆秤去衡量每一次选择,让每一次交易都是对诚信的尊重,每一次称量都是对公平的承诺。